



夜雪拂过旧诗行

□惠军明

里,找到了归处。

第一个想起来的,竟是陶渊明那句“倾耳无希声,在目皓已洁”。没形状,没重量,这雪落到极致,原是没声音的。你得屏住呼吸,用全部念头去倾听,才能捕捉那比寂静还静的,宇宙初开般的谧响。而你恍然,满世界已是一片皓然洁净。这十个字,是怎样的天人感应?陶渊明不是在看雪,他整个人都敞开了,让雪落进耳朵,落进瞳孔,直到内里跟外界的界限消逝,自己也化作一片澄明的洁。这会儿的雪,是哲学,是禅,它不染尘埃,亦不着声响。

念头一晃,从东晋的静穆,飘到大唐边塞的奇崛。眼前路灯下狂舞的雪片,倏忽间变成岑参笔下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那得多大的胆魄与多烂漫的想象,才能把蚀骨的苦寒,瞬间点化成无边春意?雪不是覆盖,是生长;不是肃杀,是怒放。它带着盛唐特有的,饱含生命力的蓬勃,让铁衣冷甲的戍卒,在某个冻彻骨髓的清晨,竟也望见一个琉璃做的、开满梨花的故乡。这雪,是残酷现实上开出一朵温暖慰藉的假花,壮美得叫人伤感。

更多的雪,是落在个人的命运和

心境里。它可以是张岱笔下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的苍茫,芥菜籽般的人物,独对混沌的宇宙,那份清高自许的孤寂,与深入骨髓的故国之恸,都化在那两三粒人影与一痕、一点的渺小存在里。它也可以是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孤绝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一个被白雪擦拭到空无的世界,哲学意义上的空。唯一的一笠、一舟、一竿、一个倔强凝定的身影,成了向这无边“空”与“白”发出的一句硬邦邦的存在诘问。这雪,考验着人的气节与孤独。

但雪终究是人间的雪。它最动人的去处,或许不是山川湖海,是那方小小的透着橘红色火光的窗。我总爱在白乐天那朴素到家的诗里取暖。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暮色苍茫,彤云低垂,一种沉甸甸湿润的宁静压下来,人心里也生出一种湿润的渴望。这渴望无关风雅,只是在这将雪未雪的清寂黄昏,想念一个可以共对一盏灯、一炉火、一壶酒的老友。雪在这里,发出了最深情的铺垫,最温暖的邀约。它隔开了外界的风寒,却聚拢了人间的烟火。围炉夜话,听雪叩窗,那时闻折竹声的清趣,便成了友情的背景音乐。雪,是宇宙的,亦是哲学的,

若能落进一杯热酒里,便落进了最踏实的日子。

我就这么立在窗前,任神思在千年的雪夜里往来穿行。楼下的雪,依旧不紧不慢地落,覆盖着柏油路、停车场还有光秃秃的冬青。这是属于我的雪,二十一世纪一个普通夜晚的雪。它跟王维在终南别业推门所见雪满山的质地不同,与刘长卿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所叩响的柴门遥不可及。我的世界没有“寒沙梅影路”,也没有“微雪酒香村”,然而,当真实的雪意唤醒那些诗句时,我仿佛与古人产生了共鸣。我感到那些曾经写下并吟咏它们的人,他们的呼吸,他们的寒凉,他们的孤寂与温热,正透过这纷扬的、亘古如一的白色结晶,与我轻轻相接。我看到的是眼前的雪,看出的却是千年的心事。雪是载体,诗是密码,此刻心头那一点无言的悸动,就是解码的钥匙。

夜更深,雪光映得四壁微明,宛如一个洁净的梦。我关上窗,将浩大的雪夜关在外面,也将一个因诗与雪而丰盈的精神世界,关在了里面。桌上无酒,心中有句。古人云“有雪无诗俗了人”,今夜有雪,有诗,有这跨越时空的清寂欢愉,我便也不算一个俗人了罢。

午后茶香

□刘振华



冬日的午后,阳光像融化的蜂蜜,暖暖地淌在阳台上。取朋友寄来的曼岗熟茶,投进素白瓷壶,沸水注入的瞬间,干硬的茶饼碎屑便在水中缓缓舒展,如蝶翼轻振,盘旋飞舞,最终沉静铺展于壶底。茶香袅袅升起,携着山野清润,一点点漫过鼻尖;琥珀色茶汤顺壶嘴倾泻,酒红般色泽浸润白瓷杯,轻啜一口,暖流顺喉而下,丝滑如绸缎拂过心尖,连日疲惫竟在这一口温润中悄然消散。这是我与茶的温情私语,让寒日心灵寻得和煦的宁静与安抚。

品茶从不止于止渴,它更是一场心灵的滋养。茶的香从非浓墨重彩的张扬,而是淡雅无痕的浸润,不急不躁、香藏汤中。啜下一口,唇齿先染淡涩,而后回甘渐生,幽幽茶香裹着隐隐山味沁入肺腑,顿觉神清气爽。这一口茶汤,是日月云雨的馈赠,是草木与时光的相拥。闭上眼,感受茶水在舌尖缓缓流动,宛如山涧细流汩汩漫过青石,温柔抚平所有心绪,外界喧嚣纷扰皆被茶香隔绝,天地间只剩我与这杯茶的私语。

“茶”字拆开是“人在草木间”,寥寥数字藏着最本真的境界。茶叶在水中浮沉,恰似人生起落——先涩后甜,先苛求后淡然。品茶久了便懂,生活纵有风雨,只要揣着平常心,便能在起落间品出专属滋味,活出独有的精彩。

在快节奏裹挟的时代,人常被名缰利锁所困,难得闲情品味生活本真。而冬日午后,泡一壶好茶,摊开《人间词话》,让墨香与茶香缠绕鼻尖,便是最惬意的时光。品茶读书绝非简单消遣,而是心灵的修行;静坐间与自己对话,与生活和解,沉淀纷乱思绪,汲取文字与茶香里的智慧养分。

茶于生活早已超越饮品的意义,藏族“宁可三日无肉,不可一日无茶”的谚

语,与苏轼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志趣异曲同工,皆是在寻常物事中寄托心境,藏着人生大智慧。茶叶中的茶多酚、茶碱与氨基酸,既能消食化积、疏通脉络,更能安抚浮躁心神。当身心沉浸茶中,心、气、脉、身、意、境融为一体,浸润色泽泽、耳听沸吟、鼻嗅茶香、舌尝甘醇,身心皆被温润包裹,慢慢放松。古人云“茶为涤烦子”,诚不欺人;柴米油盐酱醋茶,茶自古便是生活底色,教会我们淡泊宁静、虚怀若谷。

品茶时总觉得能穿越时空,与古人对话。白居易“食罢一觉睡,起来两碗茶”的闲适,周作人“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”的通透,都道尽茶的魔力。瓦屋纸窗下,素雅瓷具旁,一杯清茶入口,便觉十年尘嚣被涤荡。茶汤温度恰似人间冷暖,茶叶沉浮仿佛岁月轮转,每一口都盛满生活本味。

饮茶事小,却藏着大讲究。一杯香茗若从山间鲜叶,历经萎凋、杀青、揉捻、发酵的淬炼,到精瓷杯中重获新生,实属不易,恰如千里马遇伯乐,需懂它的人以诚心相待。选茶、烧水、洗茶、泡茶、品茶,步步皆要精心。我偏爱普洱的醇厚、碧螺春的清甜、龙井的鲜爽、铁观音的馥郁,它们或翠绿欲滴或琥珀流光,香气清雅、入口回甘。煮茶时,我总带着虔诚——从注水角度到出汤时长皆不敢怠慢,于我而言,煮茶便是度人人生,是向大自然与生活致敬。

冬日午后,一人独品是与自己对话,怡情养性;三五好友共饮、围炉闲话,更是难得雅事。几碟小菜配一壶清茶,谈千秋大业,话万丈红尘,欢声笑语里藏着真挚情谊,烦恼压力在茶香中淡去。茶已泡好,氤氲香气漫过窗台。这杯里有草木清润、时光沉淀,更有生活暖意。你,来共饮一杯吗?

鲤跃三门峡

□中堂山人

(一)

大禹劈三门,金鳞破浪奔。银刀截玉雪,赤火铸精魂。椒焙煎千壑,番香惊万屯。江湖收一鼎,谈笑定乾坤。

(二)

砥柱巍然镇三门,红鳞滚滚跃豫晋。快刀飞霜分素月,猛火焰焰染绯霞。糖醋妙手调仙味,葱姜奇兵齐列阵。盘中自有山河志,一箸豪情传远信。

(三)

玉柱擎空锁味真,金铲翻浪调千春。翻鳞沸鼎寻源溯,葱舞青锋擂鼓振。舌尖四季藏剑气,盘中日月大文纹。平生快意凭箸取,不负三门显精神。

(四)

九曲狂澜过三门,赤鳞破雾带甘醇。银刀剖月裁云影,朱焰蒸霞染彩盆。五味调和融四海,一羹烹引八仙人。峭画风物今犹盛,留取珍馐映客身。

黄河鸥鸣伴亲情

□董应赞

1月的一天,难得的好天气眷顾着三门峡。风和日丽驱散冬日的寒冷,碧空如洗,不见一丝云絮,阳光温柔地洒在黄河湿地的每一寸土地上。我和姐姐按照约定,带着老妈来到陕州公园1号码头,赴一场与黄河、红嘴鸥的冬日之约。

远远望去,洁白的“天鹅号”游轮静静停泊在碧波之上,50多米长的船身线条优雅,四层甲板错落有致,像一位蓄势待发的远行使者。老妈牵着姐姐的手,脚步一点不像年近九旬的人,眼里满是期待:“活了大半辈子,还是头回在黄河上坐大游轮呢!”我们随着人流登岸,顶层甲板早已聚集了不少游客,大家都举着相机等着,空气中满是雀跃的气息。

游轮缓缓驶离码头,黄河独有的温润气息夹杂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老妈凭栏而坐,望着两岸红黄交织的林木与连绵的黄土台塬缓缓后退,忍不住感叹:“这黄河水竟这么清,岸边的树也长得旺,真是越看越舒心。”我指着远处横跨河面的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大桥告诉她,如今的黄河湿地是鸟类的天堂,每年都有许多红嘴鸥来此越冬。话音刚落,就听见人群中响起阵阵欢呼——一群红嘴鸥正循着游轮的轨迹飞来,它们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鲜红的喙和爪子像点缀的宝石,翼尖的一抹墨黑更添灵动。不少游客与红嘴鸥互动,没想到一只胆

大的红嘴鸥猛地俯冲下来,吓得一位游客惊呼一声,随即笑得合不拢嘴。我趁机按下快门,定格下老妈眼角的笑纹与红嘴鸥展翅的身影。这些小精灵似乎很通人性,围绕着游轮盘旋飞舞,时而掠过水面激起圈圈涟漪,时而悬停在空中,清脆的鸣叫声与游客的笑声交织在一起,成为黄河之上最动听的乐章。

游轮穿过黄河公铁两用大桥时,桥墩形成的透视景观引得摄影爱好者纷纷按下快门。老妈靠在护栏上,听姐姐讲着三门峡生态治理的故事:“现在湿地保护得好,鱼虾充足,红嘴鸥才愿意年年都来。”阳光洒在她银白的发丝上,泛起温暖的光泽。

返程近五十分钟,我们却意犹未尽。游轮返航时,夕阳为黄河镀上一层碎金,红嘴鸥依旧追逐着船尾,仿佛在不舍地送别。老妈感慨道:“这样的好日子,有山有水有鸟儿,还有你们陪着,真是太幸福了。”

踏上码头,晚风轻拂,红嘴鸥的鸣叫声仍在耳畔回响。这场黄河之上的邂逅,不仅让我们领略了“天鹅之城”的生态之美,更让亲情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浓厚。看着老妈满足的笑容,我忽然明白,最珍贵的旅行从来不是奔赴远方,而是带着挚爱之人,在寻常日子里遇见不寻常的美好,让每一段相伴的时光都成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流年碎影

风匣

□陈立群

我家的风匣是村里最漂亮的,箱体是杨木,拉杆却是松木的,刷着红油漆,擦得锃亮,紧贴在外屋灶台旁,把暗淡的外屋都映得有光。

风匣里有风,但风是从哪里来的呢?小时候想不明白。

它也叫风箱,是放在灶台旁起助燃作用的一个长方形小木箱。箱体外部竖立一个约一尺长的手柄。手柄连着箱体里两根拉杆,拉杆头上带一块挡板,板四周扎着鸡毛。箱体前后各有一个进出气孔。箱体下部有出风口插入灶头,风匣通过推拉拉杆的双向运动,产生气流。

有了风匣,烧火省柴,湿柴也能燃起来。夏秋连雨天,没风匣简直做不了饭,灶坑里呼呼冒烟,用风匣推拽几下,火苗就蹿起来了。

风匣适合烧煤,烧碎柴。我家是最需要用风匣的,因为我家烧亚麻屑儿。我奶奶家在县城,爷爷在亚麻厂上班,买亚麻屑儿方便。细碎的亚麻屑儿,像松散的细沙糠,烧起来是慢烟型的,不起火,不用风匣根本做不了饭。我爸赶马车去县城拉麻屑儿,亚麻厂家属区里飘散着淡淡的麻臭味儿,路上全是细碎的麻屑儿。我奶奶不用风匣,而是用小电风葫芦,一拉绳呜呜响,灶坑里的火马上就亮了。

我爸会画大柜、画炕琴,但我们家没有家具,最好的就算这只风匣了。村里手艺最好的木匠给打的。我爸不顾我妈反对,把金贵的红油刷到风匣身上,再刷一遍清油。泥锅台黑乎乎,木锅盖也很破旧,就这风匣,漂亮得晃人眼睛。谁上我们家来,一进屋,就首先看到它,忍不住用手摸摸,夸几句,这风匣,真带劲。我爸瞅一眼我妈,美滋滋地笑。

我家拉风匣的大多是我和我爸。

我爸拉风匣时,喜欢跟我妈讲笑话。灶膛里的火把他的脸映得红红的,一闪一闪的。我妈边在灶上忙乎,边抿着嘴笑。切菜、洗菜、葱花炆锅,把白菜、土豆倒进锅里炒,最后在锅边儿上贴一圈大饼子。锅里的汤水烧得滋滋啦啦地响,我妈两手来回倒腾着发好的软溜溜的苞米面,身子一起一

俯,啪啪地贴大饼子。偏巧我爸又说了一句什么,我妈扑哧一笑,手一松,溅出一串热汤,蹦到我爸脑门上。我爸被烫得跳起来,垫屁股的草团子都踢跑了。我妈嘴上说活该,却急忙撩起围裙擦手,去看我爸额头。我爸搔搔头发,说没事没事,又坐下“呱嗒、呱嗒”地拉风匣了,白白的蒸汽片刻就灌满了外屋。

我五六岁就能拉风匣了,坐在小板凳上,守着通红的灶火,笨拙地一铲一铲往灶坑里添麻屑儿。听着风匣的“呱嗒、呱嗒”声,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我妈忙完灶上,想来拉风匣,我还抢着不上。长大一点,就不爱拉风匣了,觉得枯燥无味,是个苦差事。

借到一本小人书时,我是愿意拉风匣的。因为可以一边拉风匣,一边看书。那时我就希望锅里的水慢点开,好多看一会儿。记得有一次我把锅烧干了,还挨了一顿骂。再有就是逢年过节,或是家里来客人做好吃的时,我们姐弟几个都抢着拉风匣。看着美食制作的过程,闻着香味儿,没准还能吃上一口,煎鸡蛋好了,油饼烙好了,我妈会在出锅第一时间,夹一点儿给我们尝尝。

风匣用一段时间,风力就小了,那是因为风箱里的鸡毛磨没了。村里有来劝鸡毛的,工钱也不贵。但我家都是我爸亲自动,我们都围着看稀奇。只见他打开风匣上盖,抽出拉杆,把挡板清理干净,将细麻绳一端拴住小木节,再穿入挡板凹槽一侧的孔中,用钩针勾出绳头,在空隙里放入鸡毛,再将毛填满凹槽。我爸不仅给自己家勤风匣,也给别人家勤风匣,很得村人尊重,也觉得爸爸很了不起。

村里通了电,轻便小巧的小电风葫芦逐渐取代了风匣。笨重又费人工的风匣,好像一夜之间就从各家厨房消失了。我家那只漂亮的风匣,也完成了它的使命,隐退到仓库,渐渐被岁月掩埋。

时光不语,历史的车轮载着旧物远去,灶膛边的烟火气不断变换新的模样。但那段拉风匣的融融时光,却存于记忆深处,令人难以忘怀。

年味里的根

□贺斌

腊月的腊味香,是母亲传下的手艺,是跨越了山水的昆明记忆,年味藏在血脉里,从未走远;从昆明到豫西,四十余年,腊味的香没变,春节的墨香没变,刻在骨子里的年味,也没变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昆明的冬天,总带着一股子温润的甜。盘龙江的水悠悠淌过巷陌,青石板路被晨雾打湿,我趴在自家的木窗台上,看母亲站在屋檐下忙活腊味,成了儿时最鲜活的画面。

那时的天总是蓝得透亮,阳光透过窗棂,落在母亲手里的肠衣上,泛着淡淡的光泽。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丁,拌上盐和自家喜欢的调味品,再淋上几勺外公酿的米酒,母亲的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,腕间的玉镯叮当作响,肉香混着酒香,在小院里绕来绕去。

灌香肠是个细致活,母亲捏着肠衣的一端,把调好的肉馅一点点从漏斗塞进去,手指轻轻捏着,让肉馅均匀地分布在肠衣里,再用棉线分段系紧。我站在一旁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渐渐鼓起来的香肠,问母亲:“什么时候才能吃呀?”母亲笑道:“等过年,等香肠晒得油亮亮的,就能带给你吃了。”屋檐下的竹竿上,很快便挂满了腊肉和香肠,风一吹,它们轻轻摇晃,像一串串红棕色的铃铛。日子就在这等待里慢慢走,直到大年三

十的蒸锅上,腊味的香飘满整个屋子,那是我对年味最初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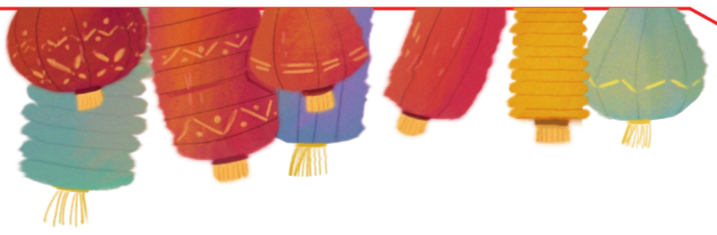
没想到,这记忆会跟着我跨过千山万水。四十多年前,我离开昆明,来到北方扎根。北方的冬天比昆明冷得多,风刮在脸上像刀子。可每到腊月,我总会想起母亲的腊味,于是照着她教的方法,开始自己腌肉、灌香肠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把肉馅的肥瘦比例调得恰到好处;没有昆明的米酒,就用本地的白酒代替,手法却还是母亲的老样子,那香味,也和昆明做的一样。站在阳台上,看着挂在晾衣杆上的腊味,洒在上面的阳光,和儿时昆明的阳光竟有几分相似,恍惚间,我好像又看见母亲站在屋檐下,笑着说:“丫头,你做的腊味,看着比我的还像样呢!”

一晃已过花甲之年,北方的风雪磨平了我当初对寒冷的惧怕,却磨不去口音里的滇味,也磨不掉骨子里的昆明记忆。每年做腊味,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仪式。案板上的刀工越来越熟练,调馅的比例早已烂熟于心,可每次搅拌肉馅时,还是会想起母亲当年的叮嘱:“要顺着一个方向搅,这样肉才劲道好吃。”儿孙们在郑州工作学习,每次回来,最惦记的就是我做的腊肉和香肠。前几天,儿子一家四口回来,刚进门就问:“妈,您今年做腊肉了吗?”我笑着指了指阳

台:“做好了,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带上。”小孙女凑过来,踮起脚仰头够着闻腊味的味道,像极了当年的我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,腊味的香,其实是亲情的香,从母亲手里传到我心里,又传到儿孙的味蕾里,从未断过。

作为义乌市政协委员,我被邀请下乡为社区写春联,三十里铺社区的活动室里,几张桌子摆开,墨汁在砚台里漾着清香。我捏着毛笔,手腕轻轻转,“春归大地人间暖,福降神州喜事多”的墨迹在红纸上徐徐展开。围在旁边的居民们连声称赞,有个大妈说:“你写的春联,墨香里都带着年味呢。”我抬头看着满室的红,忽然想起昆明的春节,那时父亲写春联,我在一旁磨墨,墨香混着院里的腊味香,那是最圆满的年。如今,我也成了写春联的人,红宣纸的红,像极了腊味的红,也像极了母亲胸前玉坠上的红绳,这天南地北的年味,如今串在了一起。

又到腊月,阳台上腊味晒得正香。我站在窗前,忽然想念起昆明的家人,想念父亲写春联的墨香,想念母亲腌腊味的小院。风从阳台吹进来,带着腊味的香,也带着故乡的味道。我知道,无论走多远,无论过多少年,那些藏在腊味里的母爱,那些刻在春联里的亲情,都是我永远的根。



伏牛

题字:邵玉铮

